

故事家吴邦国经典作品集

有话这样说

吴邦国 著



众生百态卷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有话这样说

吴邦国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• 桂林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话这样说/吴邦国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3.4

(中国好故事)

ISBN 978 - 7 - 5495 - 3044 - 1

I. ①有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0818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

策划: 时上悦读

责任编辑: 吴嫦霞

特约编辑: 孙学良

封面设计: 和美万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: 256401)

开本: 660mm × 910mm 1/16

印张: 14 字数: 16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有的话不能说.....1
为了一个约定.....9
请您合个影.....15
死亡名单.....22
朋友.....38
招聘恋人.....40
有话这样说.....48
影子.....56
好人有缘.....58
县长爱吃臭豆腐.....66
准则.....75
你会花钱吗.....78
局长要我陪美女.....85
不比为贵.....91
留下一双眼睛看你长大.....95
把爱藏在衣兜里.....102

有的话不能说

在村里，老陈头就是个嘴边没把门、爱管闲事的人，村里人遇事就会去找他说。

最近一家房地产公司看中了村里的一片好地，已经同乡里谈好，决定征了建度假村。一听到这消息，村里人就左一个右一个来找他。老陈头一听，脚没停，嘴也没停，走这串那，到处说：“咱农民没地了，还吃什么呀？”

乡里来人谈补偿，谈来谈去尽帮着房地产公司，大家自然不干。房地产公司就想先斩后奏。这消息让村里人知道了，他们一串联，决定背水一战，操家伙与强拆的人干！

这天，为征地的事又来了一大帮人，小车来了好几辆，听说有房地产公司的老总，还有县城的大官。

村里人知道了，又一个个往老陈头家里钻。

老陈头一听急了，拔腿就出了门，边走边嘴里还边念道：“不好了，要出事了！不好了，要出大事了！”

“出什么大事？就你嘴多！”老陈头正走着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

声音，他一回头，见是村长。

“你一张嘴成天嘀咕个啥？什么不好了不好了？哪里要出事了？”

老陈头一见是村长，声音更响了：“你是没看见还是没听见？村民们豁出去了，要出大事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可不要火上加油，你没见来了那么些领导……”

老陈头上下左右打量着村长，冷不丁儿冒出一句：“你莫不是得了那开发商的好处吧？”

村长脸色变了，说：“老陈头，你怎么越说越没影了？跟你说，有的话不能说。”

老陈头还就是这样一个倔脾气的人，你越是说不能说的话他越是觉得这里面有鬼，他还越是要说：“什么话不能说？就要说就要说……”

村长转身离去，一边走，一边莫名其妙地吐出了三个字：“你儿子……”

“我儿子……我儿子怎么了？”就这三个字，让老陈头心里一“咯瞪”。儿子就是老陈头的命，一听村长说到他儿子，老陈头脸色刷地变了，又紧追上村长问：“是不是我儿子来电话了？”

村长没说是也没说不是，最后说了句：“有些话不能说。”

老陈头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子的事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原来，老陈头为了省钱，家里电话也不装，村长家在他前面，平时在城里的儿子有事，就把电话打到村长家，喊一声就成。此时，见村长这个样子，老陈头真急了。

村长等老陈头跳够了，才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你儿子要你现在就进城。”

老陈头松了口气，但又觉得奇怪，好好的要我进城干吗？说心里话，自从儿子在城里工作，老陈头从不往城里跑，那是怕给儿子添麻烦，所以他就说不习惯。为了让父亲习惯，儿子把房子买到了市郊，而且是一楼，屋外有院子做菜地，可以让他没事折腾。可老陈头还是不去，说那里连水都要钱买，还是没家里方便。

见老陈头不太着急了，村长又扔出重磅炸弹：“你儿子在电话里说，他找到对象了，今天姑娘上门呐。”

一听说儿子找到对象了，老陈头脸上有笑容了。他立马回家将门一锁，就往村外去赶车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发现后面有人紧跟着他，还追着喊：“哎，老陈头，等等我！”

老陈头奇怪了：“等你干吗？”

“你不是进城吗？等等，让我们跟你一块去，人多力量大。”

“人多力量大？”老陈头一听懵了：“我进城去看儿子，要人多力量大干嘛，又不是上山打老虎？”

“看儿子？”跟着他的人一听都呆了，随即有点泄气，“我们还以为你进城是去告他们呢！原来你是去看儿子，这个时候你还有闲心去看儿子？这征地的事，你不管呐？”

老陈头说：“管，当然管！不过现在看儿子要紧。”

那些人赌气说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去吧去吧，你走了，他们要动工，我们就叫他们从你家动起！”

老陈头无奈地摇摇头，一直朝车站走去。

老陈头辗转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，来到城里已是下午三点了。这会儿儿子肯定不在家，于是他决定省钱不坐公交车，走路。

走着走着，前面围了许多人，老陈头凑了过去，他看见屋顶上站着一人，手里拎着只桶——听旁边人在议论，说这里在搞拆迁，

这家主人不同意拆，于是就与拆迁人员杠上了，说：“你们敢拆我房，我就点火自焚。”

一见这情景，老陈头算是傻眼了，没想到城里人也强拆，双方对立，那人竟用汽油烧自己？哎呀，你再傻也不能烧自己呀，命都没了，还要房子干吗？于是他高声叫了起来：“你傻呀老哥，哪有自己烧自己的，谁上你就烧谁呗！”

这话一出口，旁边就有好些人在附和着：“对，谁上就烧谁！”

这时，有个人在老陈头的耳边小声地说道：“老哥，有的话不能说。”老陈头一看，原来是个戴眼镜的读书人。他笑了：“不说他不明白，哪有这么傻的人？别人要拆他的房子，他还跟自己过不去？”

“唉！我是说，有的话……不能说。”这次那戴眼镜的把“有的话”三个字加重了语气。

老陈头还没听懂他是什么意思，正想反问，忽见有几双异样的眼睛在盯着自己，他把话又咽下去了。因为他想到这是城里，刚刚连走路都有红绿灯管着，这说话肯定也有人管。他望了望那戴眼镜的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

老陈头来到儿子的住处，见门是关着的，可见儿子还没有回来。他就在门口那院子里坐了下来，见那准备给他种菜的院子已经长满了草，一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上前拔起草来。

拔着拔着，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哎，这草不能拔！”

老陈头一抬头，见院子外走来一个人。开始他没在意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正是刚刚和自己说话的那个戴眼镜的。他奇怪了：“这你也管……草怎么就不能拔？”

“这草是种的。”戴眼镜的笑道，又加重一句，“有的草，不能拔。”

一听到这儿，老陈头隐隐感觉到要出什么事了。因为刚才口无

遮拦说了几句，那人竟追到了这里来了。老陈头听说过“国家安全局”，难道他是……此时老陈头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他儿子。这是儿子的家，千万不能给儿子惹来什么麻烦。于是，他埋着头什么也不说，抬脚就走。

岂知他刚出院子，儿子就开车回来了。儿子一下车见到他就问：“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呀！”

老陈头一听这话有点莫名其妙，心想：不是你打电话给村长叫我来的吗？怎么……他正要说什么，只见车里又下来一位姑娘，这下老陈头眼睛一亮，那姑娘下车后大喊一声“爸”，弄得老陈头还以为是在喊他，正要答应时，只见姑娘直朝院子里那戴眼镜的人奔去。

这下，儿子和老陈头同时傻了眼。

真是不打不相识，大家进了屋，一番介绍过后，老陈头 and 那戴眼镜的算是认识了。这才知道他叫田丰，正是子女朋友的父亲。

这样一来，老陈头反而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当听说田丰在他那个乡下放当过知青时，两人距离一下就拉近了，老朋友般地聊了起来。

“咱那边现在变化怎么样？”田丰问。

“变化？”一说到变化，老陈头陡然想起了什么，脸色刷地又变了，满嘴又跑起了火车：“不好，要出事了，不好了，要出事了！”

一听父亲这样说话，儿子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：“爹，你瞎说什么？有的话不能说！”

“不能说……”老陈头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田丰，尴尬地应道，“哦，不能说不能说，你看我这张嘴，老管不住。”

田丰笑道：“我刚刚说有的话不能说，在那个火候上，你怎么能说谁上就烧谁呢？”

“他要拆别人的房子，不烧他烧谁，烧自己呀？”

“自己也不能烧。”

“那咋办，拆房的不能烧，自己也不能烧……”老陈头想了想说，“俺老百姓可不管那么多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乡里也要强征我们的地，村里人早就准备好与他们刀对刀地干了！”

“啊！”田丰一听站了起来，紧张地问，“还有这样的事？慢慢说，你慢慢说。”

老陈头想起了儿子，有些为难地问田丰：“可以说吗？”

田丰连连点点头：“说，说，说。”他似乎对这事很感兴趣，还要老陈头把来龙去脉详细说一遍。老陈头这下可爽快了，竹筒倒豆子一般一股脑儿全说了。

说完后，老陈头只见田丰板着脸，一个人朝屋外走去。

老陈头以为是自己又说错了什么，把目光投向了儿子。儿子把他拉到了一边：“爹，田叔叔是第一次来我这里看看，你就说个没完，还竟说些敏感的事。”

“什么叫敏感的事……我们种田的没了地，还种什么吃什么？”

儿子一听，也无话可说。

看儿子不说话了，老陈头忙转了口：“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！说说你的对象、女朋友……”

儿子说：“这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她今天也就是叫她父亲来这里走走看看，我还在他们的考察中。”

“考察，那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？”

“没有，定下来我不就告诉你了！”

“那，村长打电话说你叫我进城来……”

“他肯定是听岔了！我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，因为村长也知

道田丰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那我还得多谢村长了！不是他叫我来，我哪里能看到这姑娘啊！”老陈头说着笑了，“不错不错，爹看中了！”

“爹……”儿子一听又急了，“有的话不能说。”

“咋又不能说了？”

“什么叫你看中了？”

“哦哦哦……”老陈头连打自己的嘴，“好好好，不说不说。”

老陈头在城里老老实实待了几天后，回村了。

一走进村，村里人就把他给围了起来。有的给他作揖，有的给他磕头，有的还给他放鞭炮。

老陈头还以为是儿子找对象的事让村里人知道了，都来恭喜他。哪知大家开口都说：“谢谢你，活菩萨！谢谢你，活菩萨！”

“活菩萨……”老陈头一听有些莫名其妙，也学着官腔说，“哎哎哎！有的话不能说。”

“有啥不能说的？咱村里的地不征了，还不要谢谢你呀！”

“不征了？”老陈头大喜，“那可要谢天谢地，谢菩萨呀！”

大家齐说：“你就是那个活菩萨，谢的就是你！”

“谢我？”老陈头又懵了，“我又没做什么？”

“你进城告了他们一状，第二天房地产公司就没来了！”

老陈头一听就奇怪了：“我去哪里告了他们的状？”

“哎呀！这都是村长说的，告就告了，你还怕什么！”

这时，只见村长站一旁乐呵呵地傻笑：“往后哇，大家有事就找老陈头，他的亲家是人大代表！”

又是一声响雷，不仅村民们呆了，连老陈头自己也惊了，忙问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，难道田丰他……是人大代表？”

村长仍望着他点头在笑。

老陈头挥手点头道：“你呀你，我差点儿让你给害了！我儿子电话里根本没说叫我去，原来这话是你瞎编的！”

村长说：“我要不那样编，你会去吗？我只知道田丰，知道他是个仗义的人大代表，但和他不熟。听你儿子说，田丰要去考察他，所以就鼓励你去见田丰。凭你这张嘴，一定会把咱村的事说出来的。”

老陈头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不免有些扬扬得意：“哈哈，以后你们有事找我，看谁还敢欺负咱！”

村长在一边提醒道：“老陈头啊，田代表在电话里说了，以后有事，还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，千万不能走极端啊！”

事情过后，老陈头还真有几分担心。像田丰这样有身份的城里人，他的女儿会嫁给自己的儿子吗？

村长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，故意吆喝道：“走，咱们给田代表打电话去，就说咱们在他亲家家里等着喝他女儿的喜酒呢！”

老陈头一听急了，连连双手作揖道：“哎呀！你这是害我呀！有的话不能说……”

村民们都大笑道：“像这样的话，能说！”

为了一个约定

今天是李耕回家乡南江市上班的第一天。他沿着宽阔的马路朝前走着，忽然，他发现前面不远处围了一群人。李耕没在意，走近之后听见有人说：“你们签不签？不签的就回去……”

李耕听出这个口音是老家大屋山那边的，他凑近一看，只见人群中有个矮个子男人正拿着笔在一张纸上签名字，接着有好几个人也跟着签了。

李耕用家乡话问旁边的一个人：“这是做什么？”那人头也没抬：“告状。”

“告状？”李耕抬头望去，不远处就是市委市政府大楼，乡下人都把上访说成是告状。李耕继续用家乡话问：“告的什么状？”

“拆迁。”

李耕想多了解一些情况，便问：“拆你们的房子吗，为什么？”

“修马屁路！”有人这样说。

“哎呀，你可别乱说！”一旁的人忙打断他。

有人说：“补偿，我们要补偿！”一会儿又有人说：“告修路！”

还有人小声说：“告贪官！”

李耕听了，哭笑不得：“一个一个说，怎么又是要补偿又是要告贪官？是什么官啊？”

“就是新来的市委书记李耕。”

“李耕？”李耕吓了一跳，“你们告他什么，我可以替你们参谋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。原来，李耕要调来南江市当市委书记的消息早在南江传开了，市里某些领导决定给李耕的老家修一条水泥马路，对外说是要开发山区的旅游，因此要拆他们的房子。

“有这样的事？那是应该告他！”李耕把他们的话全记了下来，还告诉他们上访要走正当程序，去市信访局，千万别瞎闹……

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，李耕站在原地没动窝，他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自己走马上任第一天，就有这么多老乡来市委告他的状。

他拿出手机想给在市城建局当局长的老同学左军打电话，突然发现那些人又回来了。他觉得奇怪，迎上去一问才知道，县里早知道他们要来，怕他们闹事，派人堵他们。“还有这样的事？我给你们写状子。”李耕说着又掏出笔来。

“原来是你捣乱呀！”这时，只见一个年轻人边说边走了过来，从李耕手上夺去笔。

李耕正要发火，这时只听那人又说：“走，上车！”

“上什么车？”李耕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见一辆大客车开了过来，这些人也包括他，全被赶上了大客车。

“这是送我们去哪里呀？”有人问。

年轻人说：“现在南江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，我们这就送你们回大屋山！”

大客车快速地朝大屋山开去，一车人都没话说了。

两个小时后，车到大屋山的河边上，大屋山就是由这条河隔开了，河水不深，人们大都打赤脚踏水过河。李耕在这里出生，大学毕业后还回这里支教当小学教师。大家都散了，唯有李耕一个人站在河边上发愣。

突然，他发现从河对面走过来两个男人，每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孩子。他看那年纪大的眼熟，就飞快地跑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刘大山。”

那人猛地抬起头来，半晌才认出来：“李耕，怎么是你呀！”说着，从背上放下孩子，拉着李耕的手说：“听说你在省城当了大官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从他背上下来的孩子边跑边对刘大山说：“校长，我上课去了！”

李耕笑道：“哈哈，看你都当了校长，还是老样子！”

“什么校长，就一个教书匠。”刘大山嘿嘿地笑道，“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这里的日子吧？”

“记得，怎么不记得？还有左军，咱三个人一块在这儿当教师，一块在这里背孩子过河上学……”一说到这儿，李耕脸色刷地变了，他望了望眼前这条河，惊道，“怎么，你这么大年纪还一直在背孩子过河上学？”

刘大山笑道：“后继有人了，刚才和我一起的是我儿子。”

“你儿子？”李耕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深有感触地说，“真没想到哇！有儿子了你还背什么？”

“不背怎么行？平时不涨水还好，一下雨涨水，河水就漫膝盖了！再说，不背我不放心，家长也不放心，就不会让孩子来上学了！”

听到这儿，李耕的心沉了下来，看着刘大山那饱经风霜的脸，

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：“看你这个校长当的……”

这时，李耕兜里的手机响了，他一接，正是左军打来的，声音还特大：“我说李大书记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您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处找也没见您……”

“我正要找你呢！我现在叫个人给你说话你就知道我在哪里了！”李耕说着把手机递给了刘大山，“是左军。”

刘大山接过了电话：“左局长，你好哇！还记得我刘大山吗？”

“刘大山……李书记咋跑你那里去了？”

刘大山把电话递回给了李耕：“还是你跟他说吧！他咋叫你李书记，你到哪儿当书记了？”

李耕拿着手机说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汇报，给领导汇报……”

李耕说：“是不是要把水泥路修进我老家的事？”

“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现在正在马市长办公室，马市长也找您呢！”

“你在马市长办公室？好，你把电话给马市长……”李耕对着手机继续说，“马市长，你也在找我？我现在在大屋山，我想麻烦你同左局长现在就到大屋山来一趟……”

刘大山一愣：“你把市长叫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可没什么好招待的！”

李耕看了看表：“不用你招待了，你忙你的吧！我自己转转，等两个小时以后孩子放学了，你把学生带到这儿来，我有话要说……”

两个小时后，马市长和左局长的车来了，县里领导的车也来了。

左军奇怪了：“李书记，您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干吗？”

李耕笑道：“你看看那边是谁来了？”

左军一回头，见刘大山带着几个学生朝这儿走来了。李耕边脱鞋袜边对左军说：“左局长，快脱鞋啊！”

一听李耕喊左军脱鞋，在场的人都睁圆了大眼，不知要干什么，刘大山走到他身边，连连摆手。

“今天没你的事。”李耕转头对马市长说，“马市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他叫刘大山，是这所学校的校长。二十年前，他和我、左军，都在这所学校当老师，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轮流背着这些孩子过河来上学的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走了二十年，我们这位刘大哥还在这里背孩子上学！”

马市长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连忙说道：“哎，那怎么能要您亲自来背呢？”

只见刘大山脱掉鞋袜捋起裤腿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李书记，还是由我来，我已经习惯了！”

“什么叫习惯？”李耕指着刘大山腿上那些被砾石割得细小的疤痕对大家说，“你们看看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又能这样天天习惯？”

所有人都不吭声了。

这时，一位手拿相机的小姐走了过来：“刘校长，我是报社的记者，您的事迹可以感动我们整个南江市，我想问的是，您为什么能坚持二十年这样背孩子过河上学？”

刘大山望着李耕憨厚一笑：“为了一个约定。”

“什么约定？”

刘大山指着李耕和左军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我们三人当时坐在这河边的约定，绝对不让一个孩子因为这条河而辍学。”

李耕眼里闪着泪花，拉着刘大山的手说：“别说了，今天还是让我们来背吧！”